

古香书屋诗鈔

敘

家子穀同年。夙以詩古文詞擅名吾滇。時
劉寄庵先生主講五華書院。余師顧南
雅先生提學滇中。皆亟器賞之。余方髫齡。
耳其名而未獲交也。嗣丙子歲同舉於鄉。
次年春闈報罷。偕行歸里。因得備聞子穀

之詩。途次倡和。叨益良多。庚辰。余倖登詞館。子穀亦以丙戌成進士。筮仕皖江。旋乞養南歸。不晤已十餘載。去秋子穀謁選來都。手一卷示余。余讀之。語意高妙。出入於唐宋諸大家而不襲其迹。性情之真。才思之逸。蓋獨成爲子穀之詩也。生平著作甚

富。刪繁就簡。僅存若干首。猶憶昔年旅館。
挑燈。孤篷聽雨。連牀吟詠。朝夕不輟。計程
七千餘里。各得詩數百篇。今卷中百不存
一。其餘可知矣。夫詩之足傳。原不在多。况
至今日格律聲調。絕不能出古人之範圍。
所貴自抒胸臆。別具神明。庶光景常新。風

雅可作耳。讀子穀之詩。當知子穀之爲人。
不獨以詩名。而詩特其寄焉者也。子穀將
之官山右。瀕行屬余爲敘。因書數語簡端。
聊述自昔交契之懷。兼以識別云爾時。

道光十九年六月下浣年愚弟光頓首拜

書於都門飲雪小舫

敘

余於辛丑冬。來權浪鐸。適子穀明府。自山
右解組歸。卅年老友。杯酒論心。快何如也。
因念舊交零落。十無二三。不勝山陽之感。
而余與子穀。聚復散。散復聚。釋氏所謂有
未了緣乎。爲誦子美馬知二十載。重上君

子堂句。感慨係之矣。子穀雄於文。爲吾輩
推服。詩尤清矯絕倫。直入古人堂奧。雖一
行作吏。此事未廢。蓋結習使然。無足異者。
獨其素所挾持。欲一一展布於時。而老病
相煎。幡然引退。未竟其用。爲可惜也。余讀
子穀前集。類多懷古登臨感事懷人之作。

悲壯淋漓。獨抒懷抱。其有得於江山之助
與。今復出其再還林下二集示余。則又多
雋永之味。和平之音。蓋深於唐賢三昧而
生面獨開。情景兼到。則劍南之嗣響也。以
較世之規韓摹杜。貌似神非者。迴不相侔
矣。子穀雖未能翔步玉堂。稟經酌雅。以鳴

國家之盛。而梓里優游。一觴一詠。興之作。
觸汨汨而來。不出戶庭。而自得於湖山千
里之外。則卽以之頤情。以之卻疾。夫奚不
可。亦何必摧眉折腰。僕僕於風塵下吏。爲
哉。余老矣。戀此冷官。猶衣食於奔走。其視
子穀何如也。然亦舍是無以耗壯心。消永

日與子穀有同病焉。嗟嗟河梁揮手。再見
何年。余之思子穀。與子穀之思余。亦僅於
兩人詩中遇之而已。瀕行草草書此。聊以
志聚散之因云爾時。

道光壬寅仲夏石厓愚兄謝瓊拜題

自敘

余少而頑鈍。讀書喜涉獵。不能專。十四五時。僻嗜讀詩。每竊效爲之。而實未知何以爲詩也。時受業於叔父九如公。九如公嘗謂曰。聖賢之教弟子。以餘力學文。但今制藝取士。惟當專力經史古文。以培其根柢。

古詩襍作。不必汲汲。韓昌黎所謂餘事作詩人。此意當領會也。因戒不復多作。自嘉慶九年甲子歲。年十六。補弟子員。至丁卯歲。試於鄉。四易寒暑。僅存詩數十首。爲課餘草一卷。戊辰以後。肄業五華書院。始與王玉海。謝石臞。戴雲帆。諸詩人游。稍理舊

業。至乙亥歲。得詩若干首。爲課餘草二卷。
丙子歲。計偕入都。至道光五年乙酉歲。中
間往返長途。六上金門。風塵僕僕。書劍蕭
條。興致頓減。屈指十年。僅得若干首。爲萬
里路草一卷。丙戌歲。始釋褐筮仕皖江。草
草勞人。抗塵容。走俗狀。胸中豈復有詩耶。

至庚寅歲。僅得若干首。爲萬里路草二卷。
辛卯歲。慘遭椿闈之痛。匍匐奔歸。三年之
中。此事久廢。服闋後。以母老乞身。枯坐家
園。杜門卻掃。屏絕人事。晨昏定省以外。唯
日飲酒數杯。觀書數冊而已。偶有所觸。結
習未忘。共得若干首。爲還山草二卷。每當

風雨晦明。花朝月夕。追維疇昔良師益友。
之投贈。名山勝覽之優游。回首茫然。如隔
世事。且彈指十年中。默數交遊。有飛騰直
上者。有枯槁牖下者。有賈恨長暝者。出處
不同。存亡亦異。均之爲雲散風流而已。能
無感慨係之。偶檢舊作。多故人倡和之篇。

以及園林寺觀曾遊覽處。間有記錄披閱
一過。歷歷平生。如在目前。因念吾詩不足
存。而有不能不存者。所以存其人。存其地。
而非存其詩也。且僻處一隅。無由就正有
道。綴拾成卷。亦以便求教於大雅耳。抑余
之爲是刻者。又有說焉。往者甯州劉寄菴

師主講五華時。以詩學倡教西南。誘掖後人。惟恐不及。著有五華詩存數十卷。一篇之善。一語之奇。無不擊節。滇中人士爭自濯磨。聲韻蒸蒸日上。皆先生力也。璧時亦列門牆。先生屢命取課餘草付梓。唯唯未敢出。曾幾何時。遊子還鄉。擬以蓄疑再質。